

世界新文藝叢書

美國哈里遜著
黃源詠

將軍死在牀上



民國廿二年五月五日出版

將軍死在牀上

——實價六角——

版權所有

著者

哈里遜

譯者

黃源

出版者

陳寶驊

不准翻印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武昌橫街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譯者序

是剛剛譯完了德國新進作家格萊塞 (E. Glaeser) 的戰爭小說一九〇二年級 (Jahrgang 1902) 後不久，其中所描寫的德國的戰時情景，還在我眼前盪漾着，誰想這時候，翻譯這部戰爭小說的我，還要身受一番戰時的經歷。

一二八夜滬戰爆發時，我正寓居在日軍勢力下北四川路底的一位朋友家裏，那一夜，也許因為日間精神興奮過度罷，我睡得很酣，離我寓處不過數百步路的天通庵的大炮機關鎗聲，竟沒有把我驚醒過來。到次晨醒來，我纔知道我已做了敵軍的囚人了。我們被困在弄堂裏聽了一日一夜的鎗炮聲，到二月三十日始得逃出。過後我在租界上住了幾天，因當時百業都已停頓，我在上海已無事可作，就光身回故鄉去了。

我的故鄉是個浙江省沿海的一個小縣，介在孫中山先生所計劃的東方大港的起點與終點的兩鎮之間；歷年來國內雖內戰連年，但這鄉僻的臨海小縣，卻從未受過刀兵之災，甚至數年前本省的夏超舉兵時，附近的縣鎮都有人逃到這縣城來避難。但這次和海軍國的日本開仗時，這可不是福地了。

所以我回家不久，故鄉的情形也因滬戰的影響而大變了。敵軍的飛機每日必來偵察，有人帶了望遠鏡在海塘上望，據說還發見敵艦停在離城不遠的海中。後來本國軍隊絡繹開到，限期趕築防禦工程；過慣了和平生活而從未駐紮過正式軍隊的這小城中的平民們，眼見大難要臨頭了，頓起恐慌，於是紛紛搬家，有錢的逃到上海，無錢的避至附近小鎮，最後連來這縣裏作客民開豆腐店的紹興人，都關了店門，逃回本鄉去了。我家一則因為沒有錢，二則因為我相信戰爭未必會擴大，所以還留在故鄉。

但是誰能斷定這戰禍定不會臨到我們的頭上呢？我伴着這個上有將近八十歲的老祖母，又有尚未彌月的嬰孩的八口之家，所以實比隻身被困在敵軍勢力下的弄堂中

更形難受。而況我自己還像是驚弓之鳥，聽過了一日一夜的鎗炮聲，偶有一聲沉重的聲響，都會疑是炮聲。

但這有什麼辦法呢？政府可以遷至洛陽，古物可以運至上海，我們這種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的家庭有什麼地方可逃呢？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們一家之災，我們整個中國都在這難中，來日的難正多着哩，這不過受難的開始罷了。

就在這樣的無法的焦灼中，我日間大半都在聽無線電話的戰報，看滿載戰爭情況的報章；有時敵機軋軋而來，雖未曾投彈，但望着牠在屋頂的天空飛過，總不免惱惱。一到晚上，坐靜下來，便覺得無事可作，於是我想起翻譯一點東西。

這冊將軍死在牀上，便是在這樣的戰爭氛圍氣中開始翻譯起來的。

*

*

*

*

本書作者哈里遜 (Charles Yale Harrison) 爲美國的新興文學雜誌新羣衆 (New Masses) 的青年作家，與無錢的猶太人 (Jews without money) 的作者哥爾特

(Michael Gold)及北緯四十二度 (The 42nd Parallel) 的作者帕索士 (John Dos Passon) 齊名。他一八九八年六月十六日生於美國費城。幼年身體柔弱，五歲時就學於紐約的小學，九歲時闔家遷至加拿大蒙特利爾城，小學未畢業，即升入該地中學校。十六歲時便開始寫小說。歐戰爆發後，他在一九一六年入加拿大之志願軍，爲加拿大征遠隊 二四四旅的士兵，參加歐戰。他先在叔藍 (Shoreham) 蘇塞克斯 (Sussex) 英格蘭受訓練，那時他正十八歲。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轉入蒙特利爾皇軍隊之第十四旅，在法國與比利時前線作戰。本書第十一章所描寫的阿拉斯的劫掠，他便是參與其事者之一；第十二章復讎中所描寫的在亞眠斯屠殺解除武裝的德軍之事，作者亦曾親眼目覩，那時候他已昇爲上等兵，但也就在亞眠斯一役中，他受傷返國了。傷愈後改營出版及劇場事業。一九二三年至紐約，在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間，便寫成了這戰爭小說將軍死在牀上 (Generals Die in Bed) 曾陸續發表於新羣衆上。一九二八年本書在美國出版後，被譯爲加拿大的西線無戰事。據哈斯特聯合通訊社所發表，全美讀此書者有三百萬人，其

銷數開加拿大及美國所銷售的戰爭小說之新紀錄。

本書很明顯的是由作者親自參戰所得的體驗而寫成的。哈里遜本是一個士兵，他就以士兵的觀點，將兵士們的生活思想，和臨陣的情形活描出來。同時他又不想以戰爭製造文學，所以這小說中所寫的赤裸裸而粗暴的事件，大半都是事實。但這卻觸犯了加拿大當局的忌諱，所以這小說出版後雖大受美國讀者的歡迎，但在英國及加拿大的國會中，卻把這書攻擊得很厲害。

哈里遜的文筆，簡潔明快，特有一種風格，我的譯文也許難以保存他原文的風格。並且本書中有許多軍隊中的俚語，既不易瞭解，更難譯以相當字眼。譯者當翻譯時，曾參照日本前田河廣一郎的日譯本，前田河廣一郎爲日本有名的無產作家，且曾居美國爲勞動者甚久，惟仍時有誤譯之處，所以我雖已盡了最善的努力，而我的譯文究屬有幾分可靠，祇憑聰明的讀者評判了。

譯文和描譯一九〇二年級同樣，曾一度登載於社會與教育週刊上，且經樊仲雲兄

原书缺页6-末

目次

第一章	新兵·····	一
第二章	在戰壕中·····	一一
第三章	休息·····	二九
第四章	再赴戰線·····	四四
第五章	重行休息·····	五六
第六章	炮轟·····	七九
第七章	巴楚尼·····	一二四
第八章	倫敦·····	一四四
第九章	襲擊·····	一六九
第十章	插曲·····	一九七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阿拉斯.....	二〇二
復讐.....	二三一

第一章 新兵

是發餉的那天，時候已經過了夜半。幾個新兵用過了晚間的酒宴，開始潛入營房的寢室裏來。

在蒙特利爾城（Montreal）的卡狄安街、聖依利莎白街、拉古乞諦安街、微脫爾街、克留格街的一帶紅燈區域——一哩見方的荒蕪地上，有幾間污穢的紅磚房屋，從那有橫檔的窗戶裏，射出紅燈的光輝來，將那誘惑的、溫暖的光芒，氾濫於步道上。這些屋子是由那門牌號數一六九啦、七二啦、一八四啦等來分別的。

我們中間有幾個人躺在床鋪上，一絲也不蓋，露出深灰色的毛織襯衫——是陸軍軍律所規定的。

腐酒與女色的沉濁的臭氣，滿佈於空間。時候雖已早過了「熄燈」時間，而幾盞黃疸病似的電燈依舊在馬廐似的寢室內這裏那裏點着。

在我旁邊的床上，躺着安特生。他是個頭頂微禿的中年人。他來自安太利渥北部森林地，纔在二三星期前入了伍。他在入伍之前，本是個監理會的義務傳道者。此時，他正在讀聖經。喧騷的同年兵走了進來，攪擾了他。那談話聲高嚷着透過寢室來：

「——『三塊錢』我說。『見了鬼！你知道這裏要開仗了嗎？我又不買你，』我說，『我只要你二十分鐘好了。』」

是一陣悶笑。

「——『我口渴，』我說。『水在那裏？』」女的一走出去，我便伸手到她的錢袋裏，偷了二塊錢。」

一種懷疑的沉默就迎著而來。

「——啊，那麼你所希望的事終於實現了。」

「可問白朗，他聽見那女的說肚子痛的——白朗，是不是？」

三個爛醉的兵士嘴裏唱着，踢開寢室的房門闖進來，一霎時議論就中止了。一個年輕的小男子，年紀最多不過十七歲，蹣跚的走到寢室的中央，朝着穢水罐打
噁。

從床鋪上咆哮着污穢的言語。

那青年立脚不穩。

『不要跌倒，皮累，不要跌倒。』

『靠不住，靠天的！』

聞起了一陣歡喜之聲。

那青年蹣跚的回到他的床位。在暗淡的燈光下，他那臉色顯得有青黃色的。

在遠遠的寢室角裏，有幾個青年開始唱起軍歌來。他們摹擬着悲哀的腔調唱道：

我不欲戰死，我不欲戰死，

鎗聲嘶嘶，炮聲隆隆，

我不欲再赴戰場，

把我送到海之彼岸，

海涅（註一）不能爬到我身上；

哦，我死年尚輕，

我欲返家鄉。

註一 此處的海涅係指海涅歌（Heinrich Heine）而言，並非是那德國浪漫派詩人海納（Heinrich Heine 1797-1856）。

如貓樣的叫聲，及叫喊聲，迎着這歌聲的終結。室中寂靜無聲，不多時，雜談又開始了。話頭並不是特別對那一個說的。他們向寢室中央直嚷，那個高興回答就由那個回答。

「——呃，聽見麼？傢伙，下次可不要再到一八四號裏去了；今晚她們把我們的一個弟兄攆了出來。」

『我們正要打她一頓。』

我朝安特生看看。他前額皺起，蹙緊眉頭。紅紅的臉上滲出一顆顆小小的汗珠來。房間裏充滿了放蕩的臭氣，混濁不堪。他小心地等待談話告了一個段落，便一跳跳到房間的中央，他那件襯衫的後面太大了，很滑稽的拖在後面。他用了傳道者的口氣嚷道：

『諸位，你們可知道在主眼前犯了罪麼？』

一陣嘲罵的喝采迎着他。

『閉嘴。』

『見你的鬼。』

『投湖去罷。』

安特生並沒有被這罵聲嚇住，繼續說道：

『你們中間的有些人，是會把身子輪到連我那時式的手杖也不願放的地方去的。』

『閉嘴，說教先生。』

『那傢伙倒會管閒事哩。』

他站在毛地板上，受了這頓臭罵。他那長長的紅臉卻毫不動容。他的聲音，好像那聲音是通過大喇叭尖銳的小笛似的。

『唔，無論如何，上帝創造你們的肉體是決不爲此。』

他轉身回到自己的床位去了。

嚴守軍法的軍曹踢開了房門，嚇人的望着我們。

室中靜寂無聲。

* * *
我們的軍車在八時就要離開達那溫圖拉車站了。軍官們在四時就想叫兵士站隊。有半營多的兵士都喝醉了酒，許多黑咖啡桶都帶到近邊，把桶裏的冷水朝着那些酩酊大醉的兵士兜頭澆上去。

在營房外站隊就費了一點鐘。兵士們都被從床鋪裏拖出來，用皮帶縛背囊，他們漠然的注視着那些擠在他們前面的人。

只聽見外面的街上，有慶賀的聲響。

到處烟火爆發，表示敬賀之意。

醉漢們都被推到隊伍裏去了。

軍官們站定了他們的部位。

軍樂隊奏起曲來，我們開着步走，從練兵場蹣跚的向街上走去。外邊的羣衆便歡呼吶喊起來。